

让死神惧怕的父爱

柳 萌

易晚年消停了,我怎么能让你操心呢。我怕麻烦朋友们,就谁也不告诉。”他替朋友们着想了,却一把困难扛到自己肩上。抢救汪泉的过程中,医院曾两次报病危,医生和家人都婉言相劝,看是不是放弃继续治疗,因为这种病花钱多难治好,最后很可能人财两空。就在汪泉住院期间,他们也亲眼见到,有的病友先后离世,家人却为此负债累累。可是,汪浙成想到妻子去世后,女儿汪泉成了他唯一的亲人,如果万一再失去汪泉……他总是恳求医生,哪怕有一线希望在,挽救女儿的生命绝不要放弃。

做为父亲的汪浙成,愿望是好的,可是有两个棘手问题如同鸿沟,汪浙成不得不真实面对:一个是寻找移植干细胞的捐献者,一个是筹措一笔相当数额的医疗费。靠固定工资和微薄稿费维生的作家,汪浙成的积蓄本来就无汪泉,即使砸锅卖铁也凑不够这笔钱,朋友中也都是穷“秀才”,让他往哪里找几十万元钱呢? 另一个问题就更让他为难了,干细胞得从患者亲人中移植,而汪泉并非他的亲生,是一九七〇年一月十一日天寒地冻的清晨,汪浙成夫妇去内蒙古医院看病,见到被人遗弃的小生命躺在医院长廊椅子上的叫,汪浙成夫妇动了恻隐之心,两人一商量就收养了她,至今还瞒着女儿汪泉。此时在茫茫的人海中,去哪里寻找她的亲人呢? 这位年逾古稀的老人,一时

陷入艰难境遇。

汪浙成苦思冥想,依稀记得,抱养女儿时她穿的内衣,是用一块邮包布做成,衣领上有“阳泉幸福街九十二号贾”的字样,说明遗弃汪泉的人应该在此地。想起这个情节汪浙成异常兴奋,即刻便给山西省公安厅长写了封求助信,恳请公安机关协助寻找汪泉的亲人。他把挽救女儿生命的希望寄托于此。阳泉公安机关经过细致查找,都没有找到汪泉亲人的线索,汪浙成的希望完全落落了。在近乎绝望之时北京道培医院,通过台湾“慈济会”在海峡对岸,给汪泉找到了干细胞捐献者,更巧的是捐献者各项指标,都与汪泉需要的指标相吻合,这让汪浙成心中重新燃起希望之火。谁知正要准备移植干细胞时,台湾“慈济会”告诉北京道培医院,捐献者跟他们突然失去了联系,不知是不是反悔了不愿再捐献,这让汪浙成再次陷入茫然的苦恼之中。唉,真是好事多磨啊。过了几天,捐献者又找到“慈济会”,这是一位台湾的普通母亲,其问因独生子不幸遇车祸,她被巨大悲痛击倒卧床,当从悲痛中挣扎出来以后,她首先想到的是:不能让大陆的父母失去孩子。她强忍着失子之痛捐献干细胞,给了汪泉一次重生的机会。汪浙成暂时获得了宽慰。

可是,移植造血干细胞,得花一大笔钱,汪浙成去哪里找呢? 万般无奈情况下他想到自己的小说《土壤》手稿,如果能拍卖些钱

就会救女儿。《土壤》是他和亡妻共同创作的,是他们爱情的结晶和象征,每个字都记录着他们的艰辛。这部作品获得全国中篇小说奖,让汪浙成、温小钰夫妇一举成名,只要有一点办法谁愿意走此下策。当想到妻子“照顾好女儿”的临终嘱托,当想到女儿正濒临死亡线上,汪浙成再也顾不得这些了,立刻通过网络发布消息拍卖手稿。汪浙成家浙江奉化一位企业家,从网上得知情况立即伸出援手,汪浙成所在单位浙江作家协会,汪泉所在单位浙江大学出版社,温小钰内蒙古大学的学生们,极力劝阻汪浙成拍卖《土壤》手稿,他们合力为汪泉筹措了这笔救命钱。

汪泉垂危的生命,在父爱的感召下,在众人的帮助下,经过一段时间治疗,终于起死回生,还她一个新的青春。

应该说,比之其他苦命的孩子,汪泉是幸运的,出生不久被亲人遗弃遇上好心的汪浙成夫妇,患上难治的白血病又是养父以超过亲人的父爱,配合医生挽救了她的生命,创造了难以医治的白血病的奇迹。比之其他重病病人亲属,汪浙成是幸运的,他最终留下《土壤》书稿,没有失去珍贵的纪念,可以依然与亡妻“对话”,而且他的新作《女儿,爸爸要救你》,业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,记录下他与女儿的动人故事,这样汪浙成又拥有一笔新的情感财富。尤其令人感动的是,这本书

中,详细地描述了四个城市,那些相识或陌生的普通人,为救助汪泉生命伸出援手,谱写了一曲人间的大爱之歌。

我二〇一二年去杭州的时候,汪浙成来看望我,几年不见的老朋友,他明显地疲惫和衰老许多,而那善良和顽强的品性,在他那明亮的眸子里却依然闪光。当问起汪泉的近况时,汪浙成欣慰地告诉我,经过这场重病磨难,汪泉好像一下子长大了,原来是生活上我照顾她,现在是她给我做顿饭洗衣。汪泉跟我说:“今后,不管别人怎么说,你两次救了我这条小命,还默默地照顾了我这么多年,你永远是我的老爸!”汪浙成还告诉我,汪泉这会儿知道关心别人了,她知道你患癌症后,就说:“我吃的‘铁皮枫斗颗粒’不错,你快给柳伯伯寄去。”汪浙成原以是养女汪泉,知道自己的身世以后,会经受不了沉重的打击,不成想反而让她更懂事了,因此,这父女俩比过去更加彼此疼爱。

那天,汪浙成从我下榻地离开时,望着他渐渐远去的背影,身材还是那么魁梧高大,脚步还是那么坚实有力,只是头发稀疏花白了许多。不禁对这位小我两岁的老弟,心生莫名的怜爱之心,唉,这人生是多么难测啊,老了老了让他经历一场险些失女之惊。这时看着他背上的背包,在他宽厚的肩膀上晃悠悠,俨然成了小时候的汪泉,不就是这样年复一年地背大的吗?

如今,女儿汪泉大了,父亲汪浙成老了。相信经历过这场大难,这父女俩将会相扶相助,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,会走得更安稳、更快乐。我真诚地祝福他们。

名家新作

鼓浪屿带给我的诗意

李治邦

前前后后去了几次鼓浪屿,每次都有不同。记得去年春光明媚,因为去晋江谈有关合作美术展览,就忙里偷闲去了鼓浪屿。说来有趣,隔岸的厦门城市热热闹闹,登船到了鼓浪屿就有了变化,在小巷里随意的漫步,那颗浮躁的心就慢慢地沉寂下来。偶尔能听到了咚咚咚的琴声,而且弹奏的水平都很高。我就按耐不住好奇心,轻步走到一家门口,透过缝隙,见到的竟然是一个小学生在演奏。待久了有些不好意思就悄悄离开,依旧在小巷深处走着,其实那琴声也给安静带来了一份生活。

鼓浪屿离厦门市区这么近,近到了能看见岛上的树枝在摇曳。坐轮渡也就几分钟便到了彼岸。可就是这么近在咫尺,却有了自然的隔绝。尽管鼓浪屿上也有很多商店和饭店,但在商店林立的小街上闲逛时,街面的地砖彩色纷呈,好像走在图画上。走着走着,就会发现街面没有一辆汽车,甚至连一辆自行车都很少。偶尔,有一辆电动旅游车静静通过。在鼓浪屿从来不允许有汽车穿行,包括自行车,就怕污染和噪声。这规矩立到至今,从没有人破坏过。二十几年前,邓小平来鼓浪屿视察,都是步行。老人家兴致勃勃地在美丽的小岛上闲情散步,花在身边起舞,草在耳边歌唱。一切都是大自然给予的清新,连海面上吹来的风都是醉人的。小平老人无论走到哪里,鼓浪屿的群众都自发地出来欢迎,场面感人。小平老人周围没有警戒,身后也没有大批的随从。小平老人听到阁楼上悠扬的琴声,还冲着窗户寻望。鼓浪屿的安静是历史形成的,小巷窄了,树木多了,花草茂盛了,你就觉得脚步轻盈了。琴声的传来也是让你安静的原因,也许你怕你的吵闹惊动了人家,或许这种琴声就是让你安静下来的符号。

我们在小巷深处找到一个茶园,进去以后感觉豁然开朗。开阔的草坪和草坪深处处处盛开的花朵,把本来就不大的茶园装饰得姹紫嫣红。其实我不太喜欢喝茶,但在茶园坐了下来就有了喝茶的欲望。隔着我们的茶桌上几个老人在打牌,也不怎么说话,偶尔有笑声。我要的是红茶,几个人坐下来慢慢喝着。阳光在树叶的缝隙中泻下来,撒在身上暖洋洋的,觉得从心里头透着温暖。不时有小鸟在我们附近的树枝上停留,即便我们站起来走动它们也不飞走,好像觉得人是不会欺负它们的。我们聊天,都是一个单位的,大家在一起总是跟某些工作纠结有关。可是忽然坐在这么惬意的茶园里,说话聊天就有了一种意境,聊的都是至今也想不起来的话题。语调不沉重了,脑子就有了休闲。陆陆续续有人进来,都纷纷坐在茶园的各个角落。依旧是这么平静,那些趴在树枝上的鸟也没有走,陪着我们,它们也没有叽叽喳喳,好像也很安静。都说意境两个字,其实意境是两层意思,一个是外观的,一个是内心的。茶园这么静谧的地方就给了你沉静下来的氛围,你内心的文化积累再让你有了适应,于是这种意境就自然营造出来。

离开那个让我喜欢的茶园,我们来到著名的日光岩。攀到岩顶处瞭望,有当地人指着不远处两个岛屿说,那就是台湾的大担二担。我觉得离得这么近,以至于我这个高度

近视眼都能清晰地辨认出来,两个岛屿如浮在海面上的两只乌龟,慢慢地朝鼓浪屿这里爬。我记得头一次到鼓浪屿时,厦门艺术馆的老朋友告诉我,划一条船,也就半个小时就能到。那年,厦门高甲戏剧团到那里演出,去的时候坐飞机到香港,然后再转道去大担,用了整整一天的光景。结果,在吃晚饭前发现有一个重要的服装箱忘带了,而晚饭后演出的锣鼓就要敲响。结果,接待他们的主人说,别费事了,干脆派个船打个来回,也就一顿饭的工夫。果然,当船把服装箱带回来时,晚饭刚刚摆在桌上。几次去鼓浪屿,我都要登上日光岩,其实就是想看看对岸。海水把鼓浪屿和大担二担连接在一起,炎黄子孙的亲情也融合在浓浓的海水之间。往厦门市市区俯瞰,高楼成群,宛如小香港,体现着勃勃生机的特区面貌。鼓浪屿就是一个休闲岛,就是一个让人净化浮躁的地方。记得前不久去澳大利亚的悉尼和墨尔本,都有着很多的园林和草地。记得在墨尔本库克船长的小屋周围,那一大片绿茵草地和树林,让我想起来就觉得难忘。我坐在那里许久,其实就是想过滤自己,想让匆匆的生活脚步稍微停留片刻,休息一会儿。鼓浪屿就是这样的,它让你休息的时候有一种暂短的记忆忘却,把脑子里那些呆板的僵硬的教条搁置起来,呼吸着新鲜空气,调换着思维方式,享受着生活,给你幸福。

我也想退休后搬到鼓浪屿来住,但岛上的居民只能搬出,不能再迁入。不控制人口,岛上都是居民,就破坏生态平衡了。我们还是选择在小巷里穿行,然后再离开鼓浪屿。看见小巷两旁的楼房里在晒衣服,也有的小孩跑进跑出,听到有大人呼喊他们。鼓浪屿不是公园,它就是人们祖祖辈辈生活的一个地方。那一种生活的浓郁原色扑面而来,减弱着商业气。想起一些江南小镇,都是浪漫的人流,都是叫卖声,看到的都是空空的住家。就觉得心在挤压着。走出鼓浪屿,对岸有晋江的朋友在接我们。车在拥挤的马路艰难地行驶着,我努力回头看着鼓浪屿,在午阳中模糊了,远远的像是一只乌龟在一点点地移动着。我忽然感到半年的鼓浪屿生活是那么美好,那么富有诗意。

凭海临风

经典原来可以这样读

袁炳发

经典到底应该怎样读? 这个问题在从前似乎不存在,因为经典高不可攀的属性,让大众避而远之,是个小众的灵修活动。直到进入二十一世纪,国人对这个问题接触得越来越多,越来越频繁,自然从行动上给出的结果也就非常丰富了。但是仍然不能建立一个内涵更丰富的名词解释。为什么呢? 经典被请下了神坛,突然的过度解释之后,使它走向了另一个迷雾阵,甚至泥潭,变得庸俗化、功利化了,而一旦大众发现经典并不能像“新”解读和诠释的那样尽揽美女、官运、财富的时候,经典又成为不能容忍的累赘了。一个事情总在两极之间冲撞奔突,坏事才叫怪呢。也许就在这个时候,经典到底应该怎样阅读,成为一个时时被追问的问题。

实际上,在我看来,经典的回归本位应该是个明智的选择。坦率地举例说明,从形式和宗旨上讲,我以为在众多的现代版的经典中,财经作家张建云编著的一套《微国学》可能更接近我所说的本位。我是这样看的。中国的传统哲学从未在原创时期成为一种哲学体系,它总在人们前仆后继的总结中,逐渐丰盈起来。中国的传统哲学从其一诞生就带着鲜明的普世价值。我们看诸子百家,总是能看到政治、经济、道德、伦理、人生问题,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课题,不像西方哲学那样刻而走偏锋:我们从哪里来,到哪里去? 发出这样令人激越而沮丧的叩问。中国的哲学是温柔的、慈悲的,就像一个安详的老人,他向你娓娓道出的是自己的人生经验,让那些敬受教的人们觉得,这个老人有一副热心肠,他是告诉你不要走弯路,让你活得明白一些、愉快一些。通常会是这样的感觉,尤其对于我们现在的普通人,衣食问题基本解决了,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了,灵魂显得不是可以忽略的了,灵魂有时候会跳出来折磨自己,折磨周遭的人际关系,怎么办呢? 试一试从物质上无法解决,那么就请精神入手。要有所依托,我觉得张建云的这套《微国学》就是一碗量和味道上都适中的心灵鸡汤。

张建云编著的《微国学》一共六本,每一本都关乎一个主题,排下来是:修身、处世、建德、为政、齐家、养心。这六个关键词汇总在一起就是一个人立世之本,或者是人生的准则。这是

和传统经典的立意相吻合的、本真的。这六本书每一本只有手掌大小,我想从形式上讲,可能正是他所体现的“微”字。但是国学是厚重的,从春秋战国到清代,浩如烟海。带着疑问翻开这六本书,真相大白了。原来他所撷取的全都是精华中的精华,经典中的经典。

张建云的编著宗旨也特别地厚道善意和谦逊,他非常刻意地保持经典的原汁原味。比如,他选了《论语·卫灵公》:子曰:众恶之,必察焉;众好之,必察焉。翻译成现代汉语的意思是,孔子说:大家都讨厌的人或事,一定要考察一下才能决定你是否也去讨厌它;大家都喜欢的人和事,一定要考察一下才能决定你是否也去喜欢它。在“评说”一栏内只寥寥数语加以补充:随波逐流看不到真相,人云亦云听不到真话,走在羊群后面吃不到新鲜的草。至此,一个条目就结束了。言简意赅,朴素生动,极大地坚持了经典的本真。在我看来,这是对经典的一种敬重,同时,也是对读者的负责。没有语法规词汇方面的炫目诠释,经典的真诚就坦荡地走入了读者的心灵。实际上,经典的端方也不适合华丽的外衣,或者任何包装都将损害经典的面貌和实质。一部《论语》原著一万五千字左右,很多解读的文章洋洋洒洒形成数万甚至数十万大观,不是不行,而是,读者是否能够承受那些强加在经典上的重量呢? 我看有点勉为其难。

经典一度泛滥成灾,被当做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神器,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过度的附会造成的。而恰恰是过度附会,经典才遭到了大众的厌弃,一度处于尴尬境地,逢人说到和说起经典,竟被当成戏谑的材料。而张建云的这套《微国学》,彻底地摒弃了附会。我觉得这才是正本清源的明智之举。对于今人来说,世事纷繁,却又并非看不懂,想不明白,经典的作用不见得是心灵导师,可能更适合作一个重温、一个善意的提醒、一个内心的共鸣。这样说来,张建云的六本掌上《微国学》应该是轻松情意重的善举,当你疲劳或迷茫的时候,随便从随身的包包里拿出一本来,翻一翻,心中的块垒、郁结就消融了,内心的欢畅跟随血流淌奔腾,谁说这不是一种正能量呢?

书海拾贝



某日,参加一个在山里召开的笔会,虽然这笔会还请来了一些名人名家,却忽然觉得没意思了,悄悄地退出会场,走在了青翠的山间小道上。

并不寂寞的,一个人。叽叽啾啾的麻雀在绿树间戏耍;急急忙忙的蚂蚁在山道边觅食;小松鼠抱着大尾巴瞪着小圆眼在树干上爬爬停停地耍宝;大个儿的花翅膀鸟啊啊地叫着,在我的左边右边和头顶之上飞飞落落——鲜

鲜的山风,舒爽着我们这些大大小小的身心,令我也冲着花翅膀鸟啊啊地大叫起来。于是,我和大鸟小雀们此起彼伏地叫成了一片欢腾,而山们也欢腾地给我们回声。

忽然有了雨点,眨眼间,雨紧了,鸟儿们也都不见了。呜,刚才它们的大呼小叫,是在招呼同伴们躲雨吗? 怕也是在招呼我快快躲雨呢。我躲在了路边一块突兀悬起的岩石下,听雨点打在叶子上的刷刷声,看雨水把青翠刷洗得愈青愈翠。

好久,雨也没有停的意思,我蹲下了,看见乱草丛中有棵半尺高的小草——虽然茎身细得像棉

头,很惭愧的样子。可是,待它抬起头来,竟然是一朵花。它是花的吗? 世上会有如此小如此颜色的花吗? 我仔细端详它,虽然花瓣小得难以分辨,却真是一朵花,一朵似粉又紫还有些发绿的小米粒大的花。是因为它太小,小得似乎连颜色都撑不起,也就让我分不清它的颜色吧? 但是,它也有花心,它的白色的花心就像是一个小针点,端端亮亮地坐在花中央。

有心就该有梦的。那么,小

绿色花

张小童

花,你的梦是什么? 望着这朵小得如草一样的花,我真不忍它也有梦:如果我不是驻足在这儿,如

花,你的梦是什么? 望着这朵小得如草一样的花,我真不忍它也有梦:如果我不是驻足在这儿,如

得住一只大手的抚爱与温热吗? 可是,人家又是怎样长成了一朵花呢? 虽然大小又不艳丽,却也是一朵花啊。我缩回手,小花在风中剧烈地摇摆起来,它是多么地努力地压弯下去,但每一次它都是又努力地站回自己,站稳自己。

我想象着它在我看不见的日子上生长,努力地扎根土壤,努力地向上生长,努力地站稳自己,努力地绽放自己——一股敬意油然而生:它是多么倔强勇敢又百折不挠啊。

它不到花园里聚群扎堆、争奇斗艳,不是羞涩自己的太渺小,也不是胆小害怕谁的嘲笑,因为在这毫无花伴的野外,敢于生长,就是一种胆量。它虽然弱小又孤单,但它和所有的生命一样不仅在经受着风雨,更在向世间绽放着自己的笑脸。不管别人看见看不见,不管自己美丽不美丽,它都在努力生长,努力绽放。我忽然明白了:小花绽放的是生命。望着满眼的茂盛的绿,我给小花起了一个响亮的又生气勃勃的名字:“绿色花”。

回到家,我整理着这次笔会的思绪,唯一的收获是,遇到了绿色花。而我,作为一个写作者,如果不知道尊重生命,不理解生命的原色,大可不必再装腔作势地写什么了。

心香一瓣

游海棠园感事

赵大民

娉婷玉立暗香浮,红粉鲛绡透影幽。新蕾未放羞红豆,劲蕊狂发浪绣球。贴梗早随旧梗老,垂丝更伴细丝柔。蜀王宫里猩猩血,染到新棠枝上头。

二

漫天红雨落纷纷,花谢花飞细伟人。曾是西华厅内树,今成邓馆中魂。杜鹃啼泪天遥碧,芳草多情遍地春。杜鵑啼血哀欣慰,高歌正唱大江吟。